

制裁「台獨」頑固分子香港不能缺位

中共中央台辦發言人昨日受權宣布對列入清單的一批「台獨」頑固分子等人員實施制裁，包括：蕭美琴、顧立雄、蔡其昌、柯建銘等，對他們及前已公布的蘇貞昌、游錫堃、吳劍雙採取以下懲戒措施：禁止其本人及家屬進入大陸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限制其關聯機構與大陸有關組織、個人進行合作，絕不允許其關聯企業和企主在大陸謀利，以及採取其他必要的懲戒措施，依法終身追究；決定對游錫堃擔任董事長的「台灣民主基金會」的執行長、吳劍雙擔任董事長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的秘書長實施制裁，禁止其進入大陸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

決定中兩次提到「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這充分說明，制裁分裂勢力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必要手段，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只有「一國」之同，沒有「兩制」之別，落實制裁措施，是香港和澳門義不容辭的責任。制裁「台獨」頑固分子香港不能缺位！

從「一國」原則看制裁

針對佩洛西竄訪中國台灣地區，中國政府最近做出了一系列強硬反應，以行政長官李家超為首的香港特區政府堅決緊跟、落實中央決策決定。坊間便出現了一種聲音，認為香港與內地有「兩制」之別，「沒有必要跟得太緊」「有

些反應過度」——這種觀點是極其錯誤的！

港澳同屬一個中國；一個中國的原則不容有絲毫鬆動。香港和澳門已經回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中央擁有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中央透過基本法授權港澳特區自行管理內部事務，這屬於「兩制」的範疇。但涉及到國家主權問題，則屬於「一國」範疇；維護「一國」原則的權力，是國家層面的權力，並沒有授權給港澳。因此，港澳只有落實的責任，沒有「打折」的空間。

近年來，我國政府已經實施了多項針對境外個人和機構的制裁措施。針對外國個人和機構的制裁，由外交部公布，如針對蓬佩奧、佩洛西的制裁。針對台灣地區個人和機構的制裁，由中央台辦受權公布，如針對「台獨」頑固分子的制裁。這是因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處理台灣事務屬於內政。

本港一些人士長期有個認識上的誤區，認為「一國」原則，就是中央除了負責外交和國防之外，其他權力都授予了香港；認為外交部、國防部公布的事項代表國家，應該執行；中央台辦公布的事項，似乎可以「考慮」「討論」。這種從操作層面的解讀，視野非常狹隘，得出的結論必然偏差。要知道，無論哪個部門受權公布，決策都是來自中央；公布的事項旨在維護「一國」原



點擊 香港 屠海鳴

則。香港在維護「一國」原則上，沒有任何「考慮」「討論」的空間！

從「營商環境」看制裁

在香港，還有一種聲音，認為制裁「台獨」頑固分子及其家屬進入香港，有損於香港「自由港」的美譽，不利於香港營商環境建設，是另一種「泛政治化」——這種觀點同樣是極其錯誤的！必須釐清這件背後的事實邏輯。

試問：「台獨」頑固分子及其家屬進入香港幹了什麼？不外乎兩種情況：一是透過其在港機構，直接與「港獨」勢力勾結，與美西方在香港的情報機構勾連，裏應外合，相互抱團，一起從事分裂國家的勾當。二是在香港經營企業，借助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尋找商機，大肆賺錢，然後用賺取的錢支持分裂國家的活動。也就是說，「台獨」頑固分子及其家屬利用香港這塊「風水寶地」分裂祖國在先，中央決定對其制裁在後。先有惡行，後有制裁。

還應該認識到，香港是一個商業城

市。什麼樣的營商環境才是好的？是要讓人們合法的賺錢、賺合法的錢、賺的錢用於合法事項。法治水平是衡量營商環境優劣的重要指標。香港不能成為「賺不乾不淨錢」的地方，更不能成為「避罪天堂」！「台獨」頑固分子在香港的做法，不是單純的商業活動，有明顯的政治圖謀，他們恰恰是「泛政治化」的始作俑者，是國家和民族的罪人！他們和美西方反華勢力串通一氣，破壞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也是危害世界和平的罪人！把他們從香港清除出去，會令香港的營商環境更好。

從台灣民意看制裁

中央制裁「台獨」頑固分子及其家屬，是對「台獨」勢力的震懾，並不是針對台商和廣大台灣同胞的，與活躍在大陸和港澳的台商群體相比，與2300萬台灣同胞相比，蕭美琴等「台獨」頑固分子及其家屬的人數極少，不能把這些人和台商、台灣同胞混為一談。

佩洛西竄台後，台灣島內有許多支持統一的愛國人士紛紛譴責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有的到佩洛西經過的地方抗議，高喊「佩洛西，滾回去！」有的透過媒體發聲，鞭撻民進黨當局「倚美謀獨」，反「獨」促統在台灣島內有強大的民意基礎；「和平統一」是台灣居民的強烈訴求；拒絕外部勢力和「台獨」勢力把台灣拖向戰爭深淵，是

台灣居民的普遍認識。

少數「台獨」頑固分子勾連外部勢力蓄意挑動兩岸對立，肆意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在佩洛西竄台期間表現尤為惡劣，進一步暴露其冥頑不化的謀「獨」本性。如果不把「台獨」頑固分子打痛，就無法有效遏制「台獨」逆流。制裁是「打痛」手段之一。香港堅決落實制裁「台獨」頑固分子的相關措施，是基於民族大義的選擇、是維護「一國」原則的選擇、是淨化香港營商環境的選擇，是回應台灣民意的選擇！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關鍵時期，包括「台獨」「港獨」在內的任何分裂勢力，企圖與14億中國人民為敵，與五千年文明鑄就的「大一統」理念為敵，與歷史的發展潮流為敵，都會注定失敗！

制裁「台獨」頑固分子香港不能缺位！定當積極作為！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羅湖商業城在疫情封關下相當冷清，約30個商戶堅持繼續營業，希望待通關後可迎來八方遊客。

憧憬口岸重建 與北都接軌

羅湖城商戶：守得通關見月明



▲羅湖封關，深圳關口及毗鄰的羅湖商業城外幾乎看不到遊人。



「黑暗過後就是黎明，未來廣納八方遊客，前景更加光明璀璨！」深圳市口岸辦在今年五月發布羅湖口岸重建規劃和總體布局研究招標公告，為深港融合發展帶來新機遇。

新規劃消息一出，令按下了「暫停鍵」的羅湖商業城（簡稱羅湖城）商家士氣昂揚，紛紛表示困難只是暫時性，一定會守得雲開見月明。他們相信，當疫情逐漸減退，兩地恢復通關，羅湖商區將迎來新的曙光！

大公報記者 黃山（文、圖）



掃掃有片睇

商戶有Say



楊先生（眼鏡店老闆）

將來口岸大變身，羅湖商業城人氣漲船高，更能匯聚八方財氣。



鄭先生（茶葉店老闆）

以前做生意忙個不停，如今清閒放下假，等待通關後再衝刺。

城開店，原本希望藉高人流量做港人遊客生意，詎料開業不足一年就遇上香港黑暴事件，過關人流大減，第二年又碰上新冠疫情，生意更雪上加霜。

連續的打擊並沒有磨滅楊先生的雄心壯志，現時靠借貸度日的他依然信心十足地說：「深圳火車站在年初已接入贛深高鐵，未來地鐵羅湖站還將引入深圳地鐵17號線和11號線，改造後的羅湖口岸將『一地兩檢』，並與香港東鐵無縫連接，屆時羅湖商業城人氣水漲船高，更能匯聚八方財氣。」楊先生看好羅湖口岸商圈的連鎖效應，用樂觀的心態迎接春暖花開的季節到來。

「管理公司很有人情味，在疫情一開始就減免了所有商戶的租金，連管理費也僅收取一半。」在羅湖商業城經營茶葉店十多年的鄭先生，現時只需繳付每個月約600元的管理費就能開張營

業，「有一幫老客戶幫襯，現時每個月都有數千元生意，基本上能維持生計。」鄭先生表示，以前生意好每天做十幾個小時，全年無休，現在清閒當放假充電，等待通關後再衝刺。

孩子追逐嬉戲 驅走悶氣

冷清的商業城暫時失去了往日的繁華和喧鬧，在羅湖商業城每層寬敞的走廊，卻不時見到兒童追逐嬉戲的身影，傳出天真無邪的歡快笑語。經營服裝店的周女士表示，趁現在沒有什麼人流，一些商戶將小朋友接到身邊，盡盡做母親的責任，「疫情下雖然失去了部分收入，但卻收穫了更加難能可貴的親情。」周女士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來形容此刻的心情，並堅信在新一屆特區政府的領導下，香港疫情很快會得到控制，深港兩地可以恢復通關。

飲茶購物美甲按摩 疫前港人「充電站」

歡樂記憶

羅湖商業城與羅湖口岸一橋相連，成為港人北上消費第一站，每逢節假日，商業城人潮洶湧、水洩不通，無論是一家老幼還是結伴的三五知己，在商業城都能享受到快樂的時光。「無論是飲茶、唱粵曲，或是美甲、按摩、購物……只要夠精神可以玩足成日。」在深圳打拚的港人Candy喜歡當地物美價廉，幾乎每周都會邀上朋友逛羅湖商業城，「已成習慣啦，差不多每家店都留下了青春的記憶。」

「朋友的父母是粵曲迷，每次過深圳首先就會到商業城6樓的曲藝社過過戲癮，直到中午時分移步到5樓的港式酒樓享受一盅兩件，然後到樓下的洗腳按摩店揉骨、鬆筋，傍晚時分精神抖擻地行到附近的羅湖村街市買靚靚帶回香港。」Candy表示，老年人在羅湖商業城有自己的好去處，而她和

朋友則喜歡逛時裝、皮具和鞋店，「最新潮的包包、服裝和鞋在商業城都能找到，又平又靚，掃完貨就提著大包、小包的勝利品，到美甲店做一個靚靚的水晶指甲，還可以叫腳底按摩師過來，一邊做美甲一邊享受按摩，一天的美好時光好快度過。」

疫情肆虐兩年多，羅湖商業城至今仍是陰霾密布，冷清的場景令Candy感到惋惜。



▲疫情下羅湖商業城很多店舖都關閉，走腳變成小朋友嬉戲的樂園。

當年天價拍地 舖王每平米賣15萬

話你知

羅湖商業城緊鄰羅湖口岸，與深圳市火車站、羅湖長途汽車站、地鐵羅湖站、公交汽車站組成羅湖口岸區域。羅湖商業城總建築面積約為7.6萬平方米，其中商用面積5.5萬平方米，共有商舖1280間，是深圳集購物休閒為一體的綜合性商廈。

羅湖商業城是深圳市政府第一塊拍賣地，10920平方米的地塊在1992年拍出了4.2億元的天價，由深圳物業集團與香港陸氏地產及另外兩家港商聯合開發，斥資近9億元。1993年商舖對外發售，均價達每平方米6萬元，舖王更賣到15萬元每平方米，創下當年內地商舖最高售價。

羅湖商業城於1995年9月正式開業，但一直人氣寥寥。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日均

14萬人次的過關人流令羅湖商業城迎來了春天。1998年，羅湖商業城商舖出租率達百分之百。疫情前的2018年，從羅湖口岸入境的旅客達到了8200多萬人次，日均23萬。

羅湖口岸是連接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第一口岸，也是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窗口。羅湖口岸出入境旅客檢查樓於1962年啟用。1984年1月，羅湖口岸改造擴建，樓高11層的聯檢大樓於1985年6月14日竣工，沿用至今。

1949年7月，原廣東省人民政府建立深圳公安邊防檢查站，下設羅湖檢查站，主要執行封鎖深圳河、邊界兩邊居民往來檢查的任務。1950年7月，「廣東省公安廳邊防局深圳檢查站」成立，接管了原由沙深實公安局開設的羅湖口岸，從那時起，羅湖口岸就成了新中國的「南大門」。